

「尋找葉石濤」的心路歷程

文／陳正雄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教師 攝影／覃子君

在眾多本土作家的作品中，葉老是讓我特別注意和喜歡的一位。大約1999年，我參加了府城古蹟導覽解說員培訓，對葉老文中的地景事物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謝葉老留下這麼多寶貴的資源，讓我們有機會跟隨他留下的足跡，去找尋他往日在府城生活的點滴。

1980年，我終於脫離了長期升學主義的桎梏，到台北讀大學，那時正好是美麗島事件與鄉土文學論戰剛過不久，我飢渴般的開始大量閱讀有關台灣本土政治、歷史及文學方面的書籍刊物。在眾多本土作家的作品中，葉老是讓我特別注意和喜歡的其中一位。一來我們都是台南人而且都是台南一中的校友（他是州立台南二中，我是省立台南一中）；二來他作品中有關白色恐怖的題材特別引起我的好奇，特別是對府城人物地景的描寫更勾起我莫大的興趣，閱讀起來格外親切、熟悉。

記得第一次購買的葉老的書籍是1980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小說集《卡薩爾斯之琴》，這本書，我至今仍保留著。從此，我就迷上了他的小說並開始蒐集他的作品。直到2006年，當時的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合作，整理、出版了20大冊的「葉石濤全集」（其後另有翻譯卷等三冊出版），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大福音，對台灣文學界而言更是一大功德，對葉老也是一種應有的尊重。這套全集，我一直擺放在書房最醒目的位置，不時拿起一冊來重溫舊夢，每次重讀，都有不同的感觸跟相同的感動。

1988年，我回到母校台南一中任教，感覺上與葉老的距離更近了。上課之餘，我常常會去想像，甚至去尋找學生時代的葉石濤，還有另一位也是令人尊敬，同樣是大師級的作家——楊逵的身影。尋找他們當初進出過的校門、上過課的教室、借過書

的圖書館，甚至有無他們閱讀過的文學作品？想像他們是否同樣在那棵百年的老榕樹下沉思哪一個作家的名著？或者在發源於校園的德慶溪畔做屬於文學的白日夢？假日空閑，有時我會專程帶著葉老的小說集，跟隨他當初走過的路，四處尋訪他作品中的人事地景，有些是我熟悉的古蹟、建築，有些是我不曾聽過的老街、地名。

到了大約1999年吧，我參加了台南市觀光局舉辦的，為期三個月的府城古蹟導覽解說員培訓，對府城的一些古蹟街路有了更深的認識，對葉老文中的地景事物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2000年葉老應成大台灣文學系之聘，到系裡開課講學，我正好因腰傷開刀，加上後來因創傷引起的症候群，有幾年的時間幾乎無法跟外界接觸，也錯失了一些與他相關的活動。後來幾次見面，都是在文學研討會中場休息的場合，因為人多，只有簡單的問候，沒能深入的交談，更無法詳細的請教一些心中的疑問，當時總以為他的身體還很健朗，時間還很多，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錯過跟他當面請益的機會，也一次又一次的拖延了整理葉老文學地圖的計畫。直到2008年到高雄參加葉老的告別式之後，才自我期許，決心要為他作一些事情紀念。

首先把葉老的全集，特別是1~5本小說卷的部分翻開，逐篇閱讀，將每篇裡面有提到府城的地名人物事件等名詞全部用紅筆圈選整理出來，因為之前已經看過多次了，所以很順利就完成了。其次把



跟隨葉石濤文學指引的路，陳正雄老師四處尋訪文本出現的人事地景。

內容節錄出幾篇較有代表性且盡量不重複為原則，這就完成了講義的部分了。剛好2010年10月台灣文學館杜宜昌老師來電，邀請我去跟館裡的志工們演講「尋找葉石濤文學地圖」，這份講義剛好派上用場。之後，也就是今年的5月21、22日兩天，文學館的鄭雅雯小姐再次來電，因館方要舉辦「葉石濤的府城文學地圖」踏查活動，邀請我擔任導覽解說的工作，需要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於是我就將之前整理的文本重新補充修改更完備，交予館方做成手冊。

在整理講義的過程中有難有易，大致可分為幾種情形：第一：比如，萬福庵、赤崁樓、土地銀行、林百貨、天公廟、武廟、大天后宮等，都是跟現在相同的地名，而且一看就知在哪裡，很容易就可確定位置。第二：打銀街、草花街、米街、大銃街、武廟街、范進士街、代書館街等雖然已非

現在的名稱，但在一些舊地圖上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對一個有十幾年經驗的府城古蹟解說員而言，並不困難。第三：小說當然不可能完全寫實，有些的情節名稱是虛構的，包括葫蘆巷、傀儡巷、蝸牛巷、喜鵲巷等，但是只要細讀文本，或根據經驗就可判斷，例如關於喜鵲巷，葉老在〈石榴花盛開的房屋〉提到：「這巷子的起點是一座龐然大物，是昂然聳立的精緻地雕刻的貞節牌坊。這貞節牌坊隔著一條馬路和孔子廟遙遙相對，好像在證實聖人的不朽的教誨似的令人肅然起敬。」¹一看就知這貞節牌坊應是泮宮石坊，而巷子即是舊名柱仔行街的府中街。第四：有些地名不確定是虛構的，也不確定在哪裏，如信美塑膠廠、南風喫茶店、瑞泉冰果室，這部分還有待查證。第五：有些地名不但是虛構的，也無法判斷真正的位置，例如水仙巷、草螢巷、波樂崎，而蝴蝶巷，只知是在寶美樓附近的一條巷子，無法判定明確位置。

此外，可能是時間的久遠導致記憶的誤差，葉老曾多次在文本中提及，他最後購屋之處是在嶺後街，例如在〈從舊城到府城〉一文中說到：「漫步走到延平戲院，從巷道拐進去就來到我底舊居，這一帶叫做嶺後街，是地勢較高的地方。」²但查閱日據時期地圖，嶺後街應位於民權路與中山路交叉口一帶，與延平戲院後面所謂蝸牛巷的民生路一段157巷有一段距離。同樣的問題還有他自述6歲時曾在大天后宮旁的私塾就讀漢學仔，但對象不同，一是程秀才，一為嚴秀才。葉老在〈府城的書房〉

¹ 葉石濤，〈石榴花盛開的房屋〉，《葉石濤全集3·小說卷三》（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419。

² 葉石濤，〈從舊城到府城〉，《葉石濤全集9·隨筆卷四》（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407。



葉老所述的府城生活時點點滴滴，透過踏查導覽，旅人得以分享。

中提到：「父母之所以讓我去唸漢文可能是機會作成。剛好在外媽家附近武廟的陋巷裡住著一位前清秀才程先生。」³而在〈植有石榴的書房〉中則是：「一九三〇年代我已經六歲，父親決定把我送到嚴秀才的書房去唸漢文」。⁴關於他第一篇創作的小說也有不同的描述，在〈葫蘆巷春夢〉中提到：「記得我底第一篇日文小說〈媽祖祭〉是在高中唸書時所寫的，當時大約是十七歲左右的吧？」⁵在〈沉痛的告白〉中則提到：「我第一次寫的小說叫做『征台譚』，是以獨白的形式描寫明鄭三代的故事」。⁶而在〈紛爭的年代〉中又說：「第一篇小說題名為〈媽祖祭〉，投稿於張文環所主編的《臺灣文學》，雖然入選為佳作，但未蒙刊登。第二篇叫做〈鄭成功〉是獨白體的小說，這一次投稿給日人西川滿所主編的《文藝臺灣》，但仍未獲得刊登」。⁷

³ 葉石濤，〈府城的書房〉，《葉石濤全集7·隨筆卷二》（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272。

⁴ 葉石濤，〈植有石榴的書房〉，《葉石濤全集9·隨筆卷四》（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195。

⁵ 葉石濤，〈葫蘆巷春夢〉，《葉石濤全集6·隨筆卷一》（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111。

⁶ 葉石濤，〈沉痛的告白〉，《葉石濤全集10·隨筆卷五》（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323。

⁷ 葉石濤，〈紛爭的年代〉，《葉石濤全集12·隨筆卷七》（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03），頁217。

地圖的部分，工作人員原是希望我畫一張踏查的地圖，以便學員參考；但是因為我無法撥出時間，所以乃由館方提供一張現成的地圖供我參考潤飾，這張地圖畫的很好，除了少數一兩個地方我不確定，後來向鳳凰城文史工作協會理事長歐財榮先生請教外，其餘都正確無誤，佩服之餘才知繪圖的館員蘇峯楠不僅對台南舊地圖甚有研究，且有多年繪製府城地圖的經驗，因為我也算是資深的古蹟導覽解說員的經驗，確信蘇先生絕對有此能力繪出此圖。沒想到後來卻因此地圖被黃建龍先生誤認是我所繪製，公然在網路及報紙上誹謗我抄襲他以前所製作的地圖，此舉不僅嚴重傷害我的聲譽、重創我的身心，對蘇先生也不公平。

本次活動花費我最多時間的應是實際路線的勘查了。葉老文本中的地景遍布全府城，但是主辦單位安排的時間只有三小時的徒步之旅，所以我只能針對他最常活動的老家、學校等中西區的精華地帶做規劃，選出全長5公里的入門路線及9公里的進階路線。先後騎了三次機車選出最適合的路線順便測量距離，再親自徒步走一次，最後再帶領館方工作人員雅雯、子君、欣如、峯楠實際走一趟，所幸街道景點我原本就常走，時間也控制得宜，兩梯次的行程皆能按時順利的完成。特別是第二天，葉老的二公子松齡兄賢伉儷也專程從高雄起來與會，全程走完三個小時，他對我說非常的感謝與感動，讓他

對父親直到臥病臨終仍最念念不忘的故鄉有了深刻的了解跟感受。

感謝葉老留下這麼多寶貴的資源，讓後來的我們有機會跟隨他留下的足跡，去找尋他往日在府城

生活的點滴，也感謝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讓不知道葉石濤的人能因此去閱讀葉石濤；讓閱讀過葉石濤的人能更進一步去接近葉石濤。



2011年518國際博物館日「文學路線踏查」活動繪製之葉石濤府城文學地圖。紅色標示部分為5公里3小時步行路線，藍色為進階遠途路徑。（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